



星雲

小叢書

星雲小叢書第六種

笑 贊

清都散客述
會因校點

北平 星雲堂書店 出版

南新華街路東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初版

I——1000

版權所有

實價貳角

笑 贊

笑贊題記

右笑贊一卷，都五十二頁，頁十六行，行十四字。字體行欵，類明活字本。○惜字多殘缺，不可辨識，間有朱墨點竄；然譌誤疊出，字體劣下，不類通人手筆。○案明季活字初行，傳本無多，則斯本之存，殆有足珍。

其書，錄世所傳笑譚，七十一則，附以孟黃黼傳一篇，而各爲之贊，因以

笑贊名焉。

篇首題清郡散客述，散客不知何許人，名亦不彰。然書中所錄，其有年代可稽者，一曰天順(公元一四五七——一四六四)，一曰嘉靖(公元一五二二——一五六六)皆明時事，則是書之成於晚明，蓋無疑義。又據王安石專講字學條下贊曰：

『近日張新建乃從字「學」悟仙道，密傳姜仲文。』(頁五十八)

案仲文名士昌，萬歷進士，歷官江西參政，書稱近日，則是書之成，其在萬曆乎？由是言之，散客之爲晚明人，似益可信矣。又書中凡兩言同郡人，一爲趙

世傑，一爲楊才菴，事跡皆不詳，倘能參稽得之，則散客之籍貫，亦不難知之。且據十二頁云：

『北方男子跳神，叫做端公。』

則散客或非北人，然此固有待於異日之考訂也。

方昔之世，笑譚小道，縉紳難言，而散客獨集斯篇，蓋意有所鬱結，故藉此詆誚「幽默」之辭，以抒其胸臆，搜集之功，有足多矣。然笑譚之作，意取「幽默」每一道破，意趣便無，必爲之贊，斯爲蛇足。幸贊中亦時多當時笑談，足資採錄耳。

稽夫笑譚之作，導源實古。義取「

幽默」辭多詆誚，使人解頤微笑，意若有會。宋明類書，已有採錄，今傳專書，此或最古。口耳相傳，輾轉流通，然時地既殊，轉變亦繁，倘能廣加搜集，相互比較，不惟滑稽解頤，足資欣賞，要亦民俗學研究之一助也。吾妻會因，既喜其「幽默」，復病其譌誤而不可句讀也，因為校點，其原稿譌誤之字，均經改正並加〔 〕號以為別識，董理初就，適星雲堂小叢書索稿至再，遂以付之。殺青之日，會因久病初痊，不能執筆，因為之序如此。校對之事則紀生之力為多，並此謝之。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張壽林序於研詩讀曲室。

笑贊題詞

書傳之所紀，目前之所見，不乏可笑者。世所傳笑談，乃其影子耳。時或〔憶〕及，爲之解頤，此孤居無聊之一助也。然亦可以談名理，可以通世故，〔染〕〔輪〕舒文者，能知其解，其爲機鋒之助，良非淺鮮。漫錄七十二則，各爲之贊，〔爲〕（爲原本作之，擬誤。）笑贊云。

笑 贊

清都散客述

[一]儒生以太行山作「代形山」，一儒生「說」：乃秦杭耳。其人曰：我親到山下，見[其]碑也。相爭不決，曰：我二人賭一東[道]，某學究識字

多，試往問之。及見學[究]問之，學究曰：是「代形」也。你東道者[怨]之，學究曰：你雖輸一東道，却教他識一生別字。

贊曰：學究之存心忍矣哉！使人終身不知太行山，又謂天下人皆不識字，雖然與之言，必不信也，蓋彼已見其碑矣。

[嘉][靖]中一進士，初仕推官，性極執拗，口口賈島推敲之字作吹敲。或告之口口是頽字音。進士曰：這等說我做

的是頹官。

贊曰：此進士見做推官，無怪乎其下更讀也。鄭三娘不識四字，豈容有散音乎？大抵一字止可一音，一物止可一名何須諧聲假借，惑亂後學，此亦古人之過也。

[有]士人，入寺中，衆僧皆起，一僧獨坐。士人曰：何以不起？僧曰：起是不起，不起是起。士人以禪杖打其頭，僧曰：何必打我？士人曰打是不打，打不是打。

贊曰：此僧之論，其於禪機深矣，而不能忍禪杖之痛。近日士子作文，皆拾此僧之唾，以爲文章之三昧，主司皆宜黜之，告以黜是不黜，不黜是黜也。

兩賊窺牆，既透，入房摸擦。一賊被蝎子蜇了一下，不絕失聲說：好痛！那一賊恐怕主人聽的，將這賊扭了一把，這人就打一拳，兩人一遞一拳，砰砰有聲，把主人聒醒，登時線住賊以口人爲線。這蝎子蜇的賊，

埋怨那賊說道：吃了你的虧，有話不說，緣何就扭我一把？那賊說：死賊！你還不省，那裏有做賊的還要說話。

贊曰：杜子美詩：無人覺來住
○大口竊盜之術○水滸寨中時遷，先做竊盜極精，號爲鼓上蚤。言其跳鼓上而無聲也。往時里中惡少年數人初劫人家，火把忽滅○有陳清者叫道：焦回子點火來○焦回子大怒說道：這是何處，你呼人姓名，你非陳清乎？主人默記告官，當被捉搦○由是觀之，強盜亦不得亂說也○

宋歐陽修做考試官，得舉子劉輝卷云：天地軋，萬物茁，聖人發。歐陽修以硃橫筆抹之。士子增作四句曰：試官刷。

贊曰：俗云文章中試官，非虛言也。劉輝之卷，如遇愛者，即古今之奇作也。近時一貴人，批韓文云：退之不甚讀書，作文亦欠用心，以其無軋茁語也。愛癭瘤者以細頸爲醜，文章何常之有；雖然永叔名人，其所刷者或亦有見也。

一秀才數盡，去見閻王，

閻王偶放一屁，秀才卽獻屁頌一篇曰：高竦金臀，弘宣寶氣。依稀乎絲竹之音。彷彿乎麝蘭之味。臣立下風，下[實][聞]口之至。閻王大喜，增壽十年，卽時放回陽間。十年限滿，再見閻王。這秀才志氣舒展，望森羅殿搖擺而上，閻王問是何人，小鬼說道：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。

贊曰：此秀才聞屁獻諂，苟延性命亦無耻之甚矣。猶勝唐時郭霸以嘗糞而求富貴，所謂選

吳萬年者也。

醫者至人家爲病人診脈，時天大雨，醫者曰：一家都了不得。有問者曰：如[何][診]一人脈，說一家都了不得。醫者曰：這等大雨滄壞田苗，一家如何了得？

贊曰：此醫甚苦，本不知脈，口既爲口，不得不診脈，其實無心口脈也。口口口雨，就是一個[王][叔]口口口不知而欺人者，大都類此。

村居者命其僕曰：使你入

城，未及口了。其僕飛往城中，行縣門前，縣[官]正追錢糧。里長十人，一人未到，九[人]就使此僕頂名查點，縣官各責十[板]。回至村中，主人問曰：你至城中何[如]？其僕學說縣官打了十板之事，主人笑曰：馱子！僕曰：難道那九個都是馱子。

贊曰：此僕與九人者，受責之數同，而獨以爲馱，宜其不服也。世事皆有比例，倘的馱的个个比例，那肯服人。

董永行孝，天使仙女嫁之。衆仙女餞行，皆囑付曰：此去下方，訪有行孝者，寄個信來。

贊曰：董永之事，定是妄傳，老天必不如此錯做。男女人之大欲，行孝者自當保佑，若使仙女下嫁，則天人皆起邪心，訪求孝子，還是門面話也。

一和尚犯罪，一人解之，夜宿旅店。和尚酤酒勸其人爛醉，乃削其髮而逃。其人酒醒，繞屋尋和尚不得，摩其頭則

無髮矣，乃大叫曰：和尚倒在，我却何處去了？

贊曰：世間人大率悠悠忽忽，忘却自己是誰，這解和尚的就是一個。其飲酒時更不必言矣，及至頭上無髮，剛纔知是自己却又成了和尚，行屍走肉，絕無本性，當人深自憐憫。

衆僧爲人誦經口口，一僧口口口壇之布而去，主人追及，搜而得之，乃向衆僧曰：列位看是我幹的好事。

贊曰：僧雖竊布，而能自以爲

過。若他僧則必怨搜者，而又徧疑衆人告之，結爲冤讐，一事而貪嗔癡畢具矣。相形而論，此僧乃高僧也。

遼東一武職，素不識字，被論，使人念劾本，至所當革任回衛者也，痛哭曰：革任衛也罷了，這者也者兩個字怎麼當的起。

贊曰：至公至明，乃可以劾人；不然者也二字，斷送了多少好人，都是難當也。

鍾魁專好吃鬼，其妹與他

做生日，寫禮帖云：酒一尊，鬼兩個，送與哥哥做點剝。情哥哥若嫌禮物少，連挑擔的是三個。鍾魁命人將三個鬼俱送庵人烹之，擔上鬼看挑擔者曰：我們死是本等。你如何挑種個擔子？

贊曰：挑擔者不聞鍾魁之所好耶？而自投鼎俎，此文種韓信之流也；若少伯子房，可謂智鬼矣。

有好奉承人者，見一人問其姓曰：姓張。其人曰：妙姓

○

贊曰：上蔡雷禮部曾聞此言曰：誠然姓張者與姓王姓李自是不同，離騷經曰：覽椒蘭其若茲兮，又况裼車江離，椒蘭類○姓張者○

一人被其妻採打 無奈鑽在牀下，其妻曰：快出來。其人曰：丈夫說不出去，定不出去○

贊曰：每聞懼內者，望見婦人，骨解形銷，如蛇聞鶴叫，軟做一條○此人仍能鑽入牀下，又敢於不出，豈不誠大丈夫然

哉？

張江陵不肯丁憂，科道陳三謨等留之，翰林部屬艾熙老等劾之侍郎李幼滋往見江陵曰：我今要去不得去，小人又不諒我，我不如死了罷。幼滋曰：死倒死的，去却去不的。稍間御史朱漣至，江陵又告之，朱漣乃其門生，大聲言曰：老師受國家厚恩，那裏好去，門生就上本參老師，顧不的師弟之情，昂昂而出。

贊曰：孔子謂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二人可謂法語，江陵果不丁憂，可謂能從矣，何處尋優場也。

王安石向蘇東坡言：楊子雲大賢，其仕王莽，校書投閣之事，必後人所誣枉。劇秦美新亦好事者所爲，東坡說：正是，我也有些疑心，只怕漢朝原沒個楊子雲。

贊曰：世之好辯者，說的天方地圓，無有了期。東坡猶是戲言。有說文中子隋朝無此人者

，使人心中恍惚，恐宋朝亦沒
個王安石也。

北方男子跳神叫做端公。
有一端公教着個徒弟。一日端
公出外，有人來請跳神，這徒
弟剛會打鼓唱歌，未傳真訣，
就去跳神。到了中間，不見神
來附體。沒奈何信口攞了個神
靈，亂說一篇，得了錢米回家
，見他師傅說道：好苦。把他
跳神之事，說與師傅，師傅大
驚道：徒弟你怎麼知道，我元
來就是如此。

贊曰：此端公過于忠厚，徒弟問他，何不說跳神極是難事，妙訣不可輕傳，恐洩天機，鬼神責譴，須是三年五載，方可傳授；你今既行的去，且將就應付。可惜輕易說了實話，所謂若將容易得，便作等閒看也。

卜者子不習本業，父譴怒之，子曰：此甚易耳。次日，有從風雨中求卜者，父命子試爲之，子卽問曰：汝東北方來乎？曰：然。曰：汝姓張乎？曰：然。復問汝爲尊正卜乎？

亦曰：然。其人卜畢而去，父驚問曰：爾何前知如此？子答云：今日乃東北風，其人面西而來，肩背盡濕。是以知之。傘柄明刻清河郡，非張姓而何？且風雨如是，不爲妻誰肯爲父母出來？

贊曰：卜者子甚是聰明，可惜不曾讀孟子，若讀了孟子時，便知人性皆善，豈有視父母反輕於妻之理？

楊衡初隱盧山，有盜其文登第者，衡因詣闕，亦登第。

見其人，怒曰：「一一鶴聲飛上天」在否？答曰：此句知兄最惜，不敢偷。衡曰：猶可恕也。

贊曰：此賊還是識貨，一一鶴聲飛上天，原不消偷，只是不知他偷的如何。

高洋有一美人薛氏，素所鍾愛，偶因小過支解之以其股爲琵琶，每彈之輒嘆曰：佳人難再得。

贊曰：元人云：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孰有磔之而琶其

股者乎？情之所鍾，盡在高洋
矣。

趙魏公孟頫有一私印曰：
「水晶宮道人」。周草窗以「瑪
瑙寺行者」對之，趙遂不用此
印。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肆
懸一牌曰：「養生主藥室」；趙
以「敢死軍醫人」對之，崔亦不
復設此牌。趙語人曰：我今日
方爲水晶宮吐氣。

贊曰：曾見一巡撫，其兄被一
親王打死，他做巡撫，盡力摧
折各王府，以致棍徒將王墳樹

本都砍了，還問王府官罪名，
只是要吐氣也。

一人尊奉三教，塑像先孔子，次老君，次釋迦。道士見之即移老君於中，僧來又移釋迦於中，士來仍移孔子於中。三聖自相謂曰：我們自好好的，却被人搬來搬去，搬得我們壞了。

贊曰：三個聖人都有徒弟，各尊其師，誰肯相讓，原來一處坐不的。孔子有個徒弟姓管，却抵死要讓釋迦首坐，與他人

師弟之情迴別。

一人習學言語，聽人說豈有此理，心甚愛之，時時溫習。偶因過河忙亂，忽然忘記，繞船尋覓。船家問他失落何物，曰：是句話，船家說道，話也失落的，豈有此理。其人說：你拾著何不早說？

贊曰：凡事用心專一，縱然遺失，自有撞遇處。觀此人可知矣。豈有此理，却有許多變化：有說豈有此說者，有說焉有有此理者，有說豈有是理者，

又有只用豈有二字者，說與此人，即不敢復上船矣。

天順中，吏部某郎中，行手本于翰林，僉名字畫甚大劉文安公定之戲書其後曰：諸葛大名垂宇宙，君今名大欲何如？縱於事體全無礙，只恐臨池費墨多。

贊曰：前輩名字原不甚大，想是劉公名字太小耳，所貴於作官者，全在得寫大字，縱大似拳頭，一生口的幾錠墨，劉公可謂不知大體者也。

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惛兮。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一有司誦此詩作追吾民之財兮，所謂詩言志也。

贊曰：南風之薰口，口口口口
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
口口此真賢父母也，他人一味
追財，那管百姓死活？

張丞相好草書，一日書滿紙令其姪錄之，姪不識，問之，丞相亦自不識，曰：何不蚤問，致吾忘之。

贊曰：字到妙處，原不可識。近年一文人好奇，人多不解，問他，他也不解，曰：此必謬寫之差，及取出原稿，却又不差，看來原不消問，不知不問，玄之又玄。

東坡與佛印說：古人常以僧對鳥，如云：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。又云：時聞啄木鳥，疑是扣門僧。佛印曰：今日老僧却與相公對。

贊曰：宋孝武帝言：人好嘲謔，未有不遇其敵者。東坡之謔原拙，非佛印之巧也。僧敲月下

門，是說所見，；至於聞啄木鳥疑僧扣門，不知別樣人扣門之聲，與僧何所分辯。

有人暮夜歸家叩門，其妻與人同宿，慌起來，其人從窗中逃走，遺下鞋在牀下。其妻開門，夫見鞋佯爲不見，欲到明日查考。其妻待夫熟睡，將鞋隱藏。次日夫起，細看其鞋，說道：原來就是我的鞋，幾乎虧了人。

贊曰：此人見而示之不見，亦有權術，而不免爲妻所欺，只

是火性太少也。

一監司講學人也，每日要吃猪肚。因遇天旱祈禱斷屠，仍要猪肚，屠戶稟稱斷屠，監司說道：那管斷屠不斷屠，我只要猪肚便了。

贊曰：斷屠只是張掛告示，與吃肚原不相妨，縱使一人不吃肚，他人吃肉告多，如何斷得，終是講學人見的透。

高綽爲冀州刺史，橫暴不法，齊後主聞之，詔質詣行在，至而赦之，問在州何者最樂

。對曰：多取蝸及蛆置一處，極樂。後主即令索蝸，得三升，置大浴盆內，使人裸臥其中，宛轉號哭，帝與綽臨視，喜笑不已。謂綽曰：如此樂事，何不馳驛奏聞？

贊曰：後主繫高綽而隨釋之，問以州中樂事，綽以蝸蜚蛆，而後主以人代之，可謂告往知來。又恨其知之不早，其洒落之契，千載可想也。

宋朝某官邵箴，上殿洩氣，降爲知州。邵鬚鬚上捲，時

人稱爲洩氣獅子。

贊曰：邵箎流風餘韻，他無所聞，以上殿洩氣，至今傳之，不然幾與草木同腐矣。

安南國使臣進象，拍路人看，一人說：這象太小。使臣說：怎見得象小？其人說：我家許多象都比這象大。使臣說：朝廷家方纔有象，你家如何養象，我就上本。此人跪下說：我家原來沒象，只是說句大話兒。

贊曰：莊子說鯤化爲鵬，鯤是

是尋常有的，他却說是北溟之魚，又說北溟天池也，如何盤的倒此擣空拳說鬼話之妙者也，看象者似尚不及莊子。

一人好酒，坐席太久，其僕欲令其去，因見天陰，說稱天將雨了，其人說：將雨怎麼去的，稍間下雨 許久雨住，僕又說：雨住了。其人說：雨住了還怕甚的？

贊曰：好酒者無散席之意，却無不散之理。史稱陶淵明飲酒未嘗吝情去留，以此爲淵明之

高。其實吝情的亦未嘗不散也。

李太白觀賢而有文，素不喜孟子，喜飲酒。一日家中有酒，一士無計得飲，乃作罵孟子詩數首投之，李見詩大喜，留連數日，所與譚無非罵孟子也。酒盡士辭去，既聞又有酒士再往，李知其意曰：前日別後，細想來孟子也還略通。

贊曰：李太白不喜孟子，此人亦字太白，亦不喜孟子，豈效顰耶？肯與人酒吃，教他罵孔子，即坐上客亦滿矣，孟子何

足罵也。

有暑月戴氈帽而行路者，
遇大樹下歇涼，即將氈帽當扇
曰：今日若無此帽，就熱死
我。

贊曰：李太白詩云：懶搖白羽
扇，裸體青林中，脫巾掛石壁，
露頂洒松風。如此驕慣，松
風亦是尋常。此人頭戴氈帽，
行毒日中，到了樹下，摘去氈
帽，便覺清涼自在，况用之以
爲扇乎？宜其感氈帽之恩也。
再穿皮襖一領，妙不可言。

有一甲科大尹，元是儒士

中的，每遇闔學生員入見，甚是厭煩，常語人曰：世間這一行人是多了的。

贊曰：近來一二貴人，每欲沙汰生員，殊爲不近人情，恐激成藍袍大王之變。此位大尹，欲盡去之，却甚容易，只將天下生員都改名儒士可也。

有姓李者，綽名李鬍子，與姓張人隔壁居住。張素懼內，一夜張被妻打，逃至李處。李不平，因持杖入張之家，痛打其妻，妻云：你與李鬍子

來，學的心性都像他了。一丫頭執火照之曰：不但心性像他，把臉嘴也都像他了。

贊曰：劉玄子言其先人同年進士劉鳳池觀政時，與一同年隔壁居住。其同年常被妻打，劉一日問道：小弟每聽的打人，是打何人？其同年眼中流淚說：就是弟婦打小弟。後來又聽的打聲，劉即帶一鐵尺翻牆過去，徑將此婦打死，懼內的有這等鄰家，千金買鄰，未爲多也。

謝公墩謝安石基址也，後

爲王安石所有，而謝公墩之名不改，王安石題詩云：我名公性偶然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來墩屬我，不應墩姓尙隨公。

贊曰：老王是個大經紀，他專要合天下的百姓做買賣，此墩是謝安石的墩，名既相同，王謝同堂，爭的極有理。

一人拾甘蔗渣而噉之，恨其無味，乃罵曰：那個饞牢，吃的這等盡情。

贊曰：普天下人想喫甘蔗，垂

涎十丈，既到手中，誰肯喫的
不盡情。有一等人喫的無味了，
還不肯吐棄，轉更煩惱，此物
本來甜，怪不得他難割捨也。

鄉村路口，有一神廟，乃
是木雕之像。一人行路，因
遇水溝，就將此神放倒，踏着
過水。後有一人看見，心內不
忍，將神扶在座上，此神說他
不供香火，登時就降他頭痛之
災，判官小鬼都稟道：踏着大
王過水的倒沒事，扶起來的倒
降災，何也？這神說：你不知

道，只是善人好欺負。

贊曰：此神慮的甚是，踏神過水，是何等兇猛，惹下他甚事不做出來。善人有病，只是禱告神祇，但不合輕扶神像，攬禍招災，只該遠遠走去。所以孔子說：敬鬼神而遠之也。

有人遇喜慶事，其友封銀一錢往賀，書銀封云：銀五分，除五分。已而此友亦有賀分，其人以空封書云：銀一錢，除五分除五分。

贊曰：漢高祖貧時，與人慶

賀，空封上寫萬錢，英雄舉動自別，此二人者，皆蟣蟲之類也。

唐朝山人殷安嘗謂人曰：自古聖人，數不過五，伏羲神農周公孔子乃屈四指，自此之後，無屈得指者。其人曰：老先生是一個，乃屈五指，曰：不敢。

贊曰：殷安自負是大聖人，而唐朝至今無知之者，想是不會妝聖人；若會妝時即非聖人，亦成個名儒。

有川官得郡陞辭，宦者奏言：來日有川知州上殿，官家莫要笑。壽皇問曰：何故？奏云：其人裹上幘頭，西字臉也。蓋其人面大而橫闊。明日朝參，壽皇憶前語，卽笑不止，但云：卿奏不必宣讀，容朕宮中自看。

贊曰：生成西字臉，做了西川官，良非偶然。此人既到御前，便該留作近臣，長得天顏有喜也。

一秀才買柴曰：荷薪者過

來。賣柴者因過來二字明白，擔到面前。問曰：其價幾何？因價字明白，說了價錢。秀才曰：外實而內虛，烟多而燄少，請損之。賣柴者不知說甚，荷的去了。

贊曰：秀才們酸文嚼字，幹的甚事？讀書悞人如此。有一官府下鄉，問父老曰：近年黎庶何如？父老曰：今年黎樹好，只是蟲喫了些，就是這買柴的秀才。

丁右武爲閩中司理，其府

僚有行屬縣者，令庖人作白鯊湯，偶與門子相攘，打到面前，此官行票令縣官審問，其首句云：本廳素愛鯊湯。

贊曰：文章發端最難，此公開口就說鯊湯，雖係行移，亦若謝玄暉之於詩矣。

一富家生員，賄買師長，得列德行受賞。有鄉紳謂之曰：是人說顏子窮，他有負郭田三十頃，如何得窮？只是後來窮了。其人不省，請教，曰：也只爲賣這田，買了德行。

贊曰：賄買教官，能費幾何？
德行生員，能賞幾何？世間天
來大，德行都用錢買，這些窮
措大何足言也。

一貧士冬月穿袂衣，有謂
之者曰：如此嚴寒，如何穿袂
衣？貧士曰：單衣更冷。

贊曰：袂衣勝單衣，單衣勝無
衣，作如是觀，即能樂這安貧
。有一人恥說家貧，單衣訪友
，其友問他如此寒天，如何單
衣，其人答曰：我元來有個熱
病。其友知他是詐，留至天晚
，送他在涼亭內宿歇，凍急了

(隨)即逃走。又一日相遇，問他前日留宿，如何不肯次日再會。其人說我怕日出，天熱，趁着早涼就行了。

劉貢父偶至一酒樓，壁上書春王正月，公與夫人會於此樓。蓋携妓飲酒者所爲也。貢父書其後曰：夏旱秋饑，冬大雨雪公薨。君子曰：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其死於饑寒也宜哉。

贊曰：世之似此公者甚多，其結果大率相同。有答公名喜者常與李夫人會，後來囊空，怕

受饑寒，就在李夫人家爲奴，改名招財。李夫人之母惡之，中毒而薨，尤爲可哀。

有石敢當者，忽然能言，里甲急趨報官。官命負敢當來，既至，再三問之不言。官怒道：是說謊。責了十板，仍命負之以出，至途中遇識者問曰：報官如何？甲頓足曰：爲此冤家，被官打了五下。敢當曰：你又說謊，昧了五下。

贊曰：春秋時已有石言者，石敢當偶然有言，若蓬人即言，

便是怪物，此里甲誠可打也。

那人趙世傑半夜睡醒，語其妻曰：我夢中與他家婦女交接，不知婦女亦有此夢否？其妻曰：男子婦人，有甚差別。世傑遂將其妻打了一頓，至今留下俗語云：趙士傑半夜起來打差別。

贊曰：道學家守不妄語爲良，知此人夫妻半夜論心，似非妄語。然在夫則可，在妻則不可，何也？此事若問李卓吾定有奇解。

兄弟二人攢錢買了一雙靴，其兄常穿之，其弟不肯空出錢。待其兄夜間睡了，却穿上到處行走，遂將靴穿爛。其兄說我們再將出錢來買靴，其弟曰：買靴悞了睡。

贊曰：此人能讓其兄，而不能空出錢，由孔方亦是家兄也。

僧貫休婺州蘭溪人，錢鏐自稱吳越國王，休獻詩云：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。鏐令改爲四十州，乃可相見。休曰：州添了詩方可改。

贊曰：人之好諛，皆明知其虛譽，而不能不好。只看錢鏐元是十四州，便改四百卅當得甚事？何其扯淡之甚也。

王知訓帥宣州入覲，賜宴。伶人戲作一神，或問何人？答言吾是宣州土地。問何故到此。答言王刺史入覲，和地皮捲來。

贊曰：官州入覲，土地隨之，此常事也。獨言宣州，此仍與王知訓有讐者爲之耳。

大曆年間，荊州馮希樂善

佞，嘗謁長林縣令留酌，與令曰：仁風所感，虎狼出境。正說中間，人報昨夜大蟲食人，令問之，曰：此必暫時經過。

贊曰：世間佞人甚多，偏是馮希樂被大蟲證出謊來，此物經過人便當不得，何待駐扎也。

一人事奉繼母，欲要盡孝，問一學究曰：古人事繼母的誰人最孝？學究曰：閔子騫最孝，他冬月穿著蘆花，把綿衣讓繼母之子。此人遂穿蘆花。又問：還有何人最孝？學究曰

：王祥繼母冬月要喫鮮魚，他臥冰取魚。此人說這個孝道難行。學究問：何故？答言王祥想是衣服還厚些。

贊曰：臥冰定須凍死，教誰行孝？打開冰亦可取魚，何必臥也？而晉書明載之，豈有差錯？又說王祥繼母要吃黃雀，就有數十黃雀飛入幕中。今之黃雀，只在茂林密葉，並不到人屋上，當由古今不同，晉時之冰不寒，黃雀皆癡。

一士夫懼內，有教之者

曰：君但飲酒至醉，膽氣自壯，歸到家中，生起事來，打他一頓，自然怕你。此士夫依法行之，果然將其內人打了一頓。已是怕了，及至酒醒，這婦人說：你常時性體最好，今番如何下的毒手？此士夫說：酒醉了不記的。婦人依舊打起來。此士夫說：非我之罪，原是某人教我如此。婦人說：某人誠爲可惡，你是個做官的人，這等耳軟，就該打了。

贊曰：膿包之人，豈可與言哉？彼必不能聽，反漏於婦人，徒取呪罵何益？

有破謎者曰：上拄天，下拄地，塞的乾坤不透氣。問人是甚東西。其人曰：我亦有個東西，頭朝西尾朝東，塞的乾坤不透風。破謎者曰：不知。其人曰：就是你那個，我放倒了。

贊曰：莊列許多大言，原來就是這個東西，倒橫直豎，却被此人說破。湛甘泉有詩曰：三

山山外青天外，合作無窮如是
觀，道人獨在無窮外，但見乾
坤小一丸。這道人又大的狠也。

有遇人與以一草，名隱身
草，手持此，旁人即看不見。
此人即於市上取人之錢，持之
徑去。錢主以拳打之，此人曰
：任你打，只是看不見我。

贊曰，此人未得真隱身草耳，
若真者，誰能見之？又有不用
隱身草，白晝搶奪，無人敢攔
阻者，此方是真法術也。

一婦人與人私通，正在房

內，丈夫從外來，婦人將其人裝入布袋內，立於門後，丈夫問道：布袋內是甚東西？婦人着忙，不能對答，其人曰：米。

贊曰：男女私通者，名曰姦情，言其人皆姦詐之人也。韓非子載李季之妻，與人私通，季從外至，妻令其人赤身披髮而出。季問此是何人？妻曰：不見。季曰：我見鬼矣，不活矣。妻曰：不妨用狗尿沐浴，可以禳災。姦詐如此真乃是

鬼。此人入布袋內，自稱是*
愚蠢如此，乃是猪也，鬼也胡
爲，猪也胡爲，豈不歎殺人
也。

一瞽者與衆人坐，衆[人]
所見而笑，瞽者亦笑。衆問之
曰：何所見而笑？瞽者曰：你
們所笑，定然不差。

贊曰：瞽者之言，不爲無見。
即終口隨人笑可也。但強笑不
[樂]耳。人[豈]可無目哉？然
有目而事事隨人口差亦差者頗
亦不少。

二瞽者同行曰：世上惟瞽者最好，□眼人終日奔忙，農家更甚，怎得如[我]們清閒一世？適衆農夫竊聽之，乃[假]爲官人，謂其失於迴避，以鋤耨各打一頓，而呵之去。隨後復竊聽之，一瞽者曰：畢竟是瞽者好，若是有眼人，打了還要問罪。

贊曰：北方瞽者，叫做先生，自有好處。世上欺天害理，行凶作霸，俱[是]有眼人，無一瞽者，只看這些農夫，扮作假

官，擅自打人，如此事替者
却做不出來，此便勝似有眼人
〔也〕。

兩人因買田爭價告官，買
者賣者及說合人，各問老不應
罪。其說合人口力納銀，亦告
人買地，狀內不寫說合人，官
問何故無人說合其人說說〔合〕
人都問了罪，誰人又敢說合。

贊曰：此人抗違官繼，設計相
嘲口刁民也，宜重問罪名，以
警其後，不然則紀綱風俗壞
矣，何以居官？

有受人雇覓，而代之見官受打者，以其所得之錢與行杖皂隸，打之稍[輕]。既出則向雇已之人叩頭曰：恩主爺，不虧你的錢，就打殺了。

贊曰：此人以得錢受打爲二事，如李斯以仕秦受誅爲二事，惜乎李斯無處打點也。

王安石專講字學，嘗曰：波乃是水[之]皮。蘇東坡曰：滑乃是水之骨耶？

贊曰：安石之謬如此，其爲相安口不亂天下？近日張新建乃

從字口悟仙道，密傳姜仲文曰：
：婦女唾口名爲華池神水，宜
常常吮而吞〔之〕，可以長生，
以活字乃千口水也。仲文仁者
之壽，無所用此，新建未〔老〕
而逝，想其吞神水少也，惜
哉！

一官極善忘，有商人得罪
其某門子。官正坐堂，門子即
差一人，拘商人到，差人稟稱
拿某人到，門子即於籤筒內拔
籤六根，口口口口口口商人三
十板，門子大聲喝〔令〕〔去〕罷

。此官直目而視，不知所以。退而至後堂坐下，問門子適間商人誰叫他來，門子稟道爺着叫他。此官又問因何打他，門子稟道爺看籤筒，小的就知是要打他。官不能答，俯仰尋思，心中恍惚，看着門子說道：這件事多一半是你做的。

贊曰：余親見新樂一童生，每讀〔書〕數行，晝夜不歇轉眼盡忘，此等口只是不可做官，若閒暇無事，靜口高眠，就是切活死人猶勝於機口詐僞之徒

也。

鷓子追雀，雀投入一僧袖中，僧以口搗定曰：阿彌陀佛，我今日喫一塊[肉]。雀閉目不動，僧只說死矣。張開手[時]雀即飛去，僧曰：阿彌陀佛，我放生了你罷。

贊曰：此雀頃刻遭二死，竟能得生，蓋亦一定之命。此僧殺生念佛，是名謗佛；不得殺生亦念佛，是名誑佛，只此便合入地獄也。

一人與人各帶資本，出外

買賣。離家日遠，行到無人之處，此人將那人打死，取其資本，得利而回。向那人家說：某人不幸病死了。其家亦不疑猜，後來又將那人的妻娶了，不料那人打死之後，又得蘇醒，將養許時，來到家中。告官圖財打死，強娶其妻，官將告人重責，問作誣告，批狀云：既云打死，如何尚在？娶用財禮，何爲強娶

贊曰：史書載范睢被須賈打死

，後來做了丞相，此官想是不曾看見。鄭元和被其父打死，後來又唱蓮花落，想是也不曾聽的。與人同出而先歸，親口人已死，又娶其妻，打死之情，頗亦易見。又有一官，素日貪濫，偶有剽墻之賊，半截身入，磚忽塌下，不能進退而死。次日賊家告官，爲故壘虛墻，壓死貧賊事。此官徑作人命檢問，得銀纔放。官之昏者以圖財致命成誣告官之貪者，以打死貧賊害富家，蒼天蒼天，百姓們何虛伸冤也。

政和中，舉子皆試經義，有學生治周禮，堂試以禁宵行者爲題，此生答義云：凡盜賊姦淫，羣爲過惡者，白晝不能顯行也，必昏夜合徒，竊發踪跡幽暗，雖欲捕治，不可物色，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，而立法以禁之，有犯無赦，宜矣。不然則宰予晝寢，何以得罪於天子？學官甚善其議論有理，但不曉以宰予晝寢爲證之意。因召而問之，此何理也？生員

乃曰：晝非寢時也，今宰予正晝而熟寐，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。

贊曰：禁宵行是巡更火夫的事，却立個官，四海九州，得多少官，周禮胡說，每每如此。此生引宰予爲證，殊有思致。有解論語者，說道：宰殺也，予我也，雖宰予而必晝寢，禁宵行易，禁晝寢難矣哉。

楊大年年未三十，與梁翰朱昂同在禁掖，二公皆高年，楊每戲侮之。一日，梁謂大年

曰：這老亦待留與君。朱於後搖手曰：不要留他。

贊曰：說與少年渾不信，老夫曾是少年人。此輩少年，非但輕薄。有等瑣碎老者，自招戲侮，余郡楊才菴公少時，一老酸惡之曰：後生到我這般年幾還早些哩。楊公曰：先生到我這般年幾，也還早些哩。

唐三藏西天取經，到了雷音寺，師徒三人，見了佛，佛分付弟子管待了與他真經。迦葉長者，苦苦索要常例，唐三

藏無奈，只得將唐天子賜的紫金鉢盂與了他。豬八戒好生不忿，回去稟稱迦葉長者索要常例，受了個金鉢盂。羞的長者臉皮皺了。佛說：佛家弟子也要穿衣喫飯，向時舍衛國趙長者請衆弟子下山，將此經誦了一遍，討得他三斗三升麥粒黃金，你那鉢盂，有多少金子。也在話下。說的個豬八戒好似箭穿了鴈嘴，惱恨恨的走出來，說道：逐日家要見活佛，

元來也是要錢的。唐三藏說：徒弟不要煩惱，我們回去，少不得也替人家誦經。

贊曰：列宿之中，有天錢星。道書言牽牛娶織女，借天帝錢二萬，久不還，被驅在營室。天也愛錢，況於人乎？佛果無誑語也。

柳盜蹠死後，魂靈不散，打劫的財物，一些帶不到陰間，饑寒難忍，意欲作賊，爭奈嘍囉們一個也沒有。閻羅王怕他害人，不許轉生，連禽獸也

不許他做。思量無奈，到處囉喙，娼婦人家，替他蓋下矮小廟域，圖些酒食，因他排行第三，叫做三郎神。這個神見了小鬼也要迴避，偶然行路之間，撞遇孔聖人，迴避不及，跪在路旁，孔聖人說道：你當初那等火性，如今怎麼這樣小心？盜蹠說：自從聽了聖人的言語，近來也略有些涵養。

贊曰：盜蹠橫行殺人，在太山下，孔聖人去勸化他，他就要喫孔聖人的心肝。及至死後，

却受樂戶的香火，樂戶家女子，初學彈唱，定要先參見他，乞討聰明。有等妓女，將他暗暗供養，不令人見。因他的眉毛盡白，叫做白眉神。他就作花柳魔，勾引的浪蕩子弟，都來此家揮金如土。這樣人說不得他個無恥。一日衆判官稟問閻王曰：柳盜蹠辭世多年，何不收在地獄，却教做那等醜神？閻王曰：此是上帝之意，着他在世間做惡人的樣子。衆判官合掌讚嘆上帝，千方百計，只是要人行善。一時鬼王夜叉

，牛頭馬面，豬嘴獠牙，一切
小鬼聞之，皆大歡喜而退。

孟黃鼬傳附

黃鼬又各鼠之類也。尾長
嘴尖，性喜喫雞。晝則伏在
穴內，夜則入人家尋雞而喫
之。延津有一酸子，姓孟，亦
好喫雞，苦無錢買，專一捏害
良民，呈告有司處，其人將肥
雞謝罪，方得饒免，以此綽孟
黃鼬。這黃鼬後來做了平原郡
用軟局，哄着秀才們送他束修
。有等秀才，永不見教官之面

這黃鼬使着門斗，三番五次去口，務令來見。見了濃笑深揖，說道：久口盛德，特請相會一會。便令門斗往市中沽淡酒一二壺，留酌而去。擾亂的些秀才們，勤學的不得讀書，懶惰的不得自在，少不得送些束脩。貧的也送一鷄，送了一次，就有許時不[讀]。這黃鼬積了些錢鈔，打上司，委[他]高城署印，交代之後，見了吏書們，咄咄喃喃，說道：你夥

先兒們，把我這寒官看不在眼裏。衆吏書們商議：這黃鼬原是個賊東西，觀其意只是要錢，大家攢了些銀子送進，以後見了吏書，春秋和氣，如爺兒父子一般。却將門皂人等，叱來呵去，平空的就大聲說：可惡該打。這些人背後說：我們[有]甚可惡，只是不曾送錢。合衙人都[送]些銀錢送上，作爲見面禮，這黃鼬[喜]笑花生，說道：我聞的說高城風俗[厚]

，話不虛傳。這衙役們，奸猾的都[]他說事過錢，但有告訴的，不拘原[]干證，一齊問罪，追銀急於星火。百姓不敢告狀，却又差人緝訪，街坊爭[攘]的都攀入縣中，問罪折銀。可惜得意之時，新官將到，上納緝贖的，未免[懶]散。皂快們一則被他將甜句兒和哄，二則圖些酒食財物，都替他上緊[捉]攀來。黃鼬說：稱許用折貨。釵環首[飾]，紅裙綠襖

，一切得用之物，都來交口，分明似個典當舖。投至新官到時，口贖分毫不少，將縣內牀帳桌椅，壺口盃蓋，炊箒馬杓，匙箸罩籬，各項什物，用騾車盡行裝載而去，高城百姓，滿街圍看，內中一人說孟黃鼬原來是高城一個女子。傍人問是如何說此人說：這許多東西都是他的稼粧。

太史公曰：易云：大人虎變。

大人者，做大官者也。孟黃鼬

教官之才耳，故所好不過喫鷄

，終年喫的直幾貫錢。其轉男爲女，嫁粧亦未爲厚。若大人做大官，便是插翅猛虎，單喫人肉。賢人豪士，公子王孫，遇他餓時，就一口吞之，三年五載，任滿回家，黃金白玉，大珠怪寶，肥銀響鈔，倭段吳綾，以至常用些小之物，皆是他道所出，至巧至精，盛以描金彩漆之箱，裏以紫絨紅皮之套，遮天映日，拍路飛塵。雖沈萬三之嫁女，不及十分之一。若使子子孫孫，皆能保守，千不百世用之，尙不能盡也。

笑替正誤表

頁	行	字	誤	正
2	3	1	你	輸
3	13	4	打是不打	不打是打
4	4	6	味	味
4	8	1	絕	覺
6	3	8	抹橫筆硃	硃筆橫抹
9	1	2	，	。
9	1	7	。	，
11	8	8	人	以
12	7	12	革任衛	革任回衛
12	12	3	都	真
13	2	11	惰	惰字不要
13	6	11	種	這
14	6	1	。	此圈不要
14	7	5	採	毆
15	4	4	之侍郎	之。侍郎
20	9	9	之	之。
23	12	11	有	有字不要
27	5	5	慌	慌忙
27	6	4		，
28	9	6	告	者

頁	行	字	誤	正
28	10	8	透	遠
28	9	6	告	者
23	2	2	泰	太
34	4	11	沙	淘
34	6	2	簾	藍
36	3	1	性	姓
46	9	12	，知	知，
	10	1		
48	3	9	卅	州
48	11	4	也的	也，而
		5		
58	8	2	平	乎
60	13	1	切	個
63	5	1	口人	口說人
64	10	1	天	夫
68	7	8	平	乎
70	6	4	勾	勾
71	4	3	又	(又)
71	10	11	孟	號
71	11	12	郡用	郡教官善用
72	10	6	打上	打點上
72	12	9	你夥	你這夥

星雲小叢書

本叢書內容，包括哲學，自然科學，社會科學，國學，小說，詩歌，戲曲，文藝批評，小品文，兒童讀物，雜俎……等類；目的在使讀者能以最微少的金錢與時間，讀到價值極高的作物。我們不唯希望這叢書能予讀者以一時的快感，更希望，牠們能在高明的讀者的案頭，佔一位置，時時有誘引讀者再讀，三讀……的魅力。爲了這個，在審查稿件的時候，我們是特別地嚴格，審慎。高明的讀者，我們想，一定可以在牠們裏面，發見我們對於讀者的忠實。現在，除下列六種：

(1)泥塗(中篇小說) 沈從文作 實價二角

(2)我們上太太們
那兒去嗎? (戲曲) 英國巴雷作
熊式忒譯 實價二角

(3)文學研究法 日本本間久雄作
李自珍譯 實價二角

(4)比較心理學大綱 華登作
夏斧心譯 實價三角

(5)婦人與家族制度 柯崙泰作
方紀生譯 實價一角

(6)笑贊 清都散客述
陸會因校點 實價貳角

業已出版外，餘均在編印中，不日即可陸續出版。

